



济宁太白湖新区一小区里，一位女士带着小孩散步。住在这里的居民曾是当地村民。 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

我的报
走基层
A20

返乡

齐鲁晚报

2014年2月7日
星期五
编辑：任鹏
美编：郭传靖

曾经，他们从家乡奔向大城市，喜欢那里的热闹、繁华或者理想。春节前后，在城市和家乡之间，像候鸟般迁徙；如今，这些年轻人开始“逃离”都市，回望家乡，或为亲情的牵绊，或为生活成本的轻松，或者什么都不为，因为这里就是他们扎根的家乡。

亲情牵绊和越来越多的发展机会吸引年轻人 从大都市跳槽回家乡

工作两三年，一些曾向往、留恋大城市而在那里工作的年轻人，选择回老家工作。除了亲情的召唤外，家乡经济发展带来收入的上升以及较低的房价等生活成本，也让他们曾经离开的家乡有了更大的吸引力。

本报记者 张亚楠

外出6年 小伙回乡开出租

本报记者 王世腾

今年22岁的王成初中毕业后考上高中，就和班里的几个同学到苏州的一家技校学习计算机，一呆就是6年。春节前一个月，他从苏州回到老家泰安市岱岳区范镇学习开车。“在外面挣的钱和家里差不多，但不如在家里舒坦。”王成说。

1月31日，大年初一上午9点，王成和家里十几个人一块出门拜年。“往年都是在外地过年，今年总算能在家过年了。”

在苏州学习两年后，王成进入一个厂子进行电脑组装。“手工劳动，一天工作8个小时，两个星期休息一天，一个月工资2000多元。”王成说，一天工作完成后，累得不想动，回到宿舍就睡觉。

这6年，他攒了10万元。回老家前，王成在网上找老家的工作岗位，“看了几个厂子，月工资都在3000多元，饭店的服务员也能挣2800多元。”

回到泰安后，王成先报名学车。“过几天就考科目一了，现在天天在家练习。”王成说，他打听了一下，在泰安当出租车司机一个月能挣三四千，等学出驾照他准备干出租。“今年22岁了，到了结婚的年龄，父母年纪大了也需要人照顾，回家怎么也比在外面好。”

从济南回东营工作，月薪涨了两千元

春节之后，在济南工作的张弛就要回东营开始新工作了，目前他已经完成一家建筑公司的面试，只等假期结束后回济南的公司办理离职手续。大学毕业后，张弛一直在济南工作，月薪到手三千多元，加上年终奖，在济南的工薪族中也算是不错的收入了。

对张弛来说，这次跳槽是一次“预谋许久”的改变。

“刚开始工作时考虑得少，对这份工作挺满意的。没想到过了两年，心境就不一样了。”张弛说，心境的变化来自买房定居的压力，“要想在济南安定下来就得买房，对于我们这种家在农村的男孩，父母帮不上忙，

房价高不可攀。”

张弛同时发现，这些年，老家东营的工资待遇越来越好。同一行业，东营公司的待遇也要比济南公司好，于是，他一直留意家乡建筑行业的岗位。

“回来面试时，老板跟我讲，公司里每月拿四五千多元的员工不少。他问我想工资多少，我赌了一把，说如果能到五千我就回来，没想到他一口答应了。”说到这里，这个25岁的大男孩眉飞色舞。

张弛很清楚，在东营市区，一平方米六千多元就可以买到不错的房子，新公司离父母家才1小时的车程。

为了父母，放弃北京的工作

既能和家人团聚又能加薪当然是好事，但离开大城市回老家的人并非都能像张弛这样两全其美。经历了在异乡的打拼后，有的人放弃了看起来更好的事业和前途，返回了老家。

七年前，东营市某县的孙方全以班级第一的成绩考入了吉林大学化学系，毕业后在北京找到了工作，月薪七千多元。但在北京仅仅工作了一年多的时间，孙方全就回到了县里老家，去了一家股份制化工企业，成了一名设备控制员。这家化工企业的月薪四千多元，尽管

和在北京的收入没法比，却是县城里的高收入了。现在的工作，与孙方全的本科专业没有一点关系。

“家里就我一个孩子，父母年纪越来越大了，我也不能只顾自己。现在觉得，在生活和亲情面前，理想倒是其次的。”孙方全说。

孙方全所在的这家化工企业是全县首屈一指的高收入单位，不乏像他这样的重点大学毕业生，很多人的大学专业是和化工八竿子打不着的英语、经济等。在这个企业里，不少同事和孙方全是中学同学。

孙方全说，从北京回到

张弛甚至已经开始设想以后的美好生活了：赶紧看房交首付，一到周末就回家吃妈妈做的饭菜；结束单身生活，找个当地的女朋友。

和张弛不一样，还没走出校门的崔娟已经打消了在外地工作的念头，决定直接回老家找工作。崔娟是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学生，向往外面世界的她曾去上海的外企面试，也曾有机会留在国外。毕业时间越来越近，崔娟终于决定，年后回东营老家准备公务员考试及企业面试。“去省外家里人不同意，看收入水平和发展机会，东营在省内也算不错的。”

老家后，他感觉日子轻松了很多，每天下午太阳还很高就能下班了。因为不少同事也是同学，晚上彼此之间常喝酒、聊天、打台球。

“一个人在北京的时候，除了工作什么都没有，回到宿舍就是打游戏，没劲。同事之间喝酒也没有在老家和同学之间喝得爽快。同学朋友都在老家，这也是为什么我不愿在外面的原因。”孙方全笑着说，在异乡呆了一年后才发现，对于一个人，事业和理想也许并不是生活的全部。

（应受访者要求，部分人为化名）

两年没回家乡 “老金乡人”也迷路

本报记者 李倩

“祖祖辈辈都生活在金乡县城，以前就是闭着眼睛也能找到家门的‘老金乡’，竟然找不到回家的路了。”对于家乡的变化，大学毕业在外工作两年的李圣鑫深有感触，“以前的平房建成了一栋栋楼房，村庄也成了社区，不同的楼盘、不同的装修风格让这个小城充满了更多韵味。因为路网建设太快，在县城里竟然会迷路。”

说起金乡的变化，不少人和李圣鑫一样，有着类似的感受。

对李圣鑫来说，仅通过沿途道路的变化就能猜得出是不是到了金乡的地界。“沿着105国道一路往南行驶，在进入位于金乡的济宁化学工业园不久，道路就明显不同。两侧明亮的双排路灯和整齐的绿化带，让回家的路瞬间变得宽敞明亮起来。而进入金乡的北大门，带有灯光的景观桥上的‘金乡欢迎您’几个大字，更是让回乡人倍感温暖亲切。”

“我平常最喜欢这间靠北的卧室，你看窗外风景多好，有树、有水、有桥、有广场，早晚都能出去散步，平常在楼上望着窗外心情都很愉快。”说起现在的生活环境，大半辈子住在东关花园村的75岁的戴宗兰对这里的一切都充满感情。经过拆迁改建，去年搬进沙岭社区新家的戴宗兰也十分满足。“城市变化快着呢，不知再过两年又会是什么样的翻天覆地的变化。”